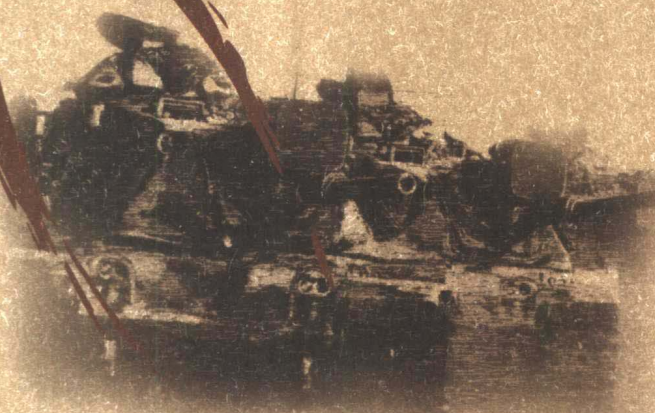


楚河汉界

马晓丽 /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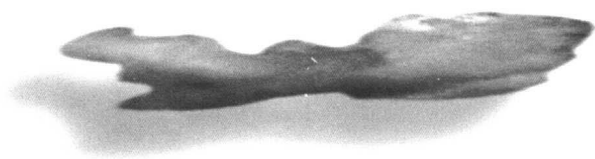
追随着一个个生命历程，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看着鲜活是怎样在成长的过程中失去水分，个性是怎样在成熟的修剪中得到规范……但理想从不曾泯灭，个性从不曾消亡，再艰难也还有人在坚守，在拼全力拒绝人的植物化异变。



CHU HE HAN JIE

作家出版社

楚河汉界



易晓珊 著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楚河汉界/马晓丽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5. 1
ISBN 7 - 5063 - 3182 - 9

I. 楚… II. 马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01668 号

楚河汉界

作者: 马晓丽

责任编辑: 启天 艾真

装帧设计: 李 栋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389299 (邮购部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印刷: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开本: 640 × 960 1/16

字数: 360 千

印张: 21.5

插页: 3

印数: 001 - 10000

版次: 2005 年 2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 - 5063 - 3182 - 9

定价: 25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追随着一个个生命历程。
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看着鲜活是怎样在成长的过程中失去水分，
个性是怎样在成熟的修剪中得到规范……
但理想从不曾泯灭。
个性从不曾消亡。
再艰难也还有人在坚守。
在拼全力拒绝人的植物化异变

第一章

1

记得一开始我在地下室摆弄枪。

就像有什么预感似的，这段日子我老惦记着这几支枪。我这一辈子没攒下啥，要说在心里占点儿分量的恐怕也就数这儿支枪了。

警卫员小齐把地下室那把大锁拧开后还赖着不想走，一个劲儿地嘟囔：“首长，你要拿啥就吱一声，让我给你拿呗，还用你亲自……”

我就不耐烦了，照他后脑勺给了一下子，说：“去去，没你啥事了。”这才把他轰走。

现在的警卫员呀，虽说还叫个警卫员，其实都是空顶个虚名。一个个水光溜滑的，瞅着挺像回事，可要身手没身手，要眼神儿没眼神儿的，中看不中用。哪像我们早先打仗那会儿，挑出来当警卫员的个顶个都跟精豆子似的。遇上点事，还没等你这边眨巴眼呢，他那边“噌”的一声早蹿出去老远了。那时候，部队里的各级指挥员好多都是干警卫员出身的，我就是。不过，我一直不愿意提自己当警卫员的那段历史，因为我当时是红四方面军的，而且干的是张国焘的警卫队。

其实，从内心讲我挺不喜欢张国焘这个人的，不是因为路线的问题，是因为那一口大萝卜，这家伙曾经啐了我一脸大萝卜。

那是1935年的夏天，我们四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退到川西和一方面军会师。一方面军在这之前一直都在长征苦战，遭了不少的罪，部队别提有多惨了。人，一个个黄皮拉瘦的，满队伍里见不到几套囫囵衣服，花花绿绿穿啥的都有。武器，大多还是大片刀、老套筒，汉阳造什么的。相比

之下，四方面军这边就显得牛气多了。往那一站，一色的染青军服，一式的人字花绑腿，利利落落的。武器就更不用说了，长的有快枪，短的有二十响的驳壳枪，枪屁股上一串串的红穗子直悠荡，荡得一方面军的弟兄们眼睛里馋虫疯长。

张国焘当时心情好哇，不好才怪了！每次开会，张国焘都让警卫队长挎着两支二十响的驳壳枪，明睁眼露地大张着保险，虎视眈眈地立在他身后。警卫队长后来悄悄对我说，毛泽东这人不可小瞧，是个人物。说那种场面一般人都被震萎了，毛泽东却谈笑自若，时不时还哈哈大笑一阵。也不知咋搞的，警卫队长说，只要毛泽东那边一笑，他这边手心就开始冒汗，到最后竟生生攥出了两把水。

后来，毛泽东就不见张国焘的面了。张国焘到他的临时住处去了好几次，都被卫兵挡在门外不让见。张国焘觉得他够礼遇毛泽东的了，连自己住的房子都倒出来让给毛泽东住了，毛泽东反倒把他挡在外面，就立时气白了脸，把读书人的斯文扔在一边满地乱转，逮住谁跟谁急眼。

不久，一、四方面军就开始交流人员了。带我出来参加红军的同乡油娃子找到我，说他要走中央红军了，让我干脆跟他一起去算了。当时我很犹豫。我是跟着油娃子离家出来的，心里当然想跟油娃子一起走。但转念一想，历来当警卫的都讲究个“忠”字，从这个老理儿上讲，我哪能撇下首长说走就走呢。我就对油娃子说，这事来得太突然，我一时想不好。这样吧，你先回去，我要是想好了就去找你。油娃子临走时一再叮嘱我说：“你可得快点拿主意哩。”

油娃子走后，我自个儿站在原地发了半天癔症，正拿不准主意的时候，突然看见张国焘坐在不远处的大树底下吹凉。也不知咋的，我这两条腿就不由自主地朝那边挪腾过去了。边挪腾边想：是啊，这么大的事，怎么的也得跟首长说说再作决定呀。我想，只要首长表示出一丁点儿挽留我的意思，我就铁下心跟着他算了。

正是太阳将要落山的时候。劳累了一天的太阳强睁着昏黄的眼，恹恹地任坏情绪昏黄着一天一地。村口那棵老树被这遮天盖地的昏黄弄得无精打采，趑趄着身子硬撑着，眼看就站不住脚了。

无风。

走到近前我才发觉，树底下根本无凉可吹。张国焘手里攥着一个大青萝卜，正有一口没一口地啃着。他的脸也同样的昏黄，阴沉沉地坠着满脸的坏情绪。我心里有些发怵，张了几回嘴话也没说出口。正犹豫着，他抬头看了我一眼，不耐烦地问了句：“什么事？”

我赶紧上前敬了个礼，刚叫了声“首长”，嘴就瓢了，磕磕绊绊地费了半天劲才把大致意思说出来。

听我讲话的时候，张国焘的表情始终很漠然。我有点闹不准他到底是听呢还是没听，反正他从头到尾就没看我一眼，只管一口一口地下死劲咬那个大青萝卜，嘴巴里热热闹闹地“咔吧”着，嚼得我满耳朵眼都是萝卜声。

没想到，我的话还没讲完，他那张嘴就突然对准了我，还没等我反过劲儿呢，就听得“噗”的一声，满嘴的大萝卜就喷了过来，闹了我一脸。

我一个机灵蹦到一边，抹把脸就准备开骂，骂词都到嘴边了，又让我生生地给噎回去了。我憋住了。好赖当了几年的红军战士，咋说也懂得点上下大小的道理了，我就是性子再驴，也不会像从前那样逮着哪儿都撒野了。

生怕满嘴的骂词一不小心从牙缝里钻出来，我就死咬住牙根，一个劲地在心里发狠：

操！老子这就去中央红军！

操！老子这回跟定毛泽东了！

我一跺脚，扭头就往回跑。

转身时，我发现张国焘暴裂的嘴唇上竟然流下了一股殷红的鲜血。不知为什么，脚下突然就磕绊了一下，我硬撑着才没停下脚。

身后的太阳轰隆一声就掉下山了，像砸在了后脑勺上似的，震得我两耳轰轰直响。

天黑下来的那一瞬间，我十六岁的心中突然生出了许多苍老的皱纹，生出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地老天荒的悲凉。

我头也不回地拼命奔跑着，任泪水在脸上哗哗流淌。

后来，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回想起这个昏黄的黄昏，每次都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。我到底也没想透亮，为什么一个很偶然的选择就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，使你躲过一场尖锐复杂的路线斗争。也许就因为心里存了这么个疑问，使我这个莽汉子在后来的每一次重要选择关口，都格外地谨慎、小心。我从没跟错过路线。

我就想，凡事总能找出个来龙去脉，从这点上说，兴许还真得感谢张国焘呢，兴许还真得感谢那口大萝卜呢！

2

装枪的那只铁皮箱有日子没动过了，上面的灰足有一指厚。

这只铁皮箱是我从一个日本鬼子的少佐手里缴获的。我挺喜欢它的，这箱子结实，铁皮箱体下面镶着一圈木头底座，放哪儿都稳稳当当的。

最主要的是这箱子上装有条兜底拦到上面的粗绳，是专为驮在马背上准备的，行军打仗方便得很。那些年，天天行军打仗，换别的箱子早就摔打烂了，就我这老伙计扛折腾，跟着我从关里到关外，从东北到海南，一气跑到全国解放，除了盖子上被炮弹皮穿了个洞，身上磕了几个疙瘩，啥毛病也没有。

解放后不再行军打仗了，也就用不上它了。有一阵子我老婆于恩华嫌放在屋里碍事，想把它搬出去。我咋说她也不肯通融，我就急眼了，发狠道：“你敢？！老子跟它可比跟你感情还深哩，你敢把它从这屋搬出去，我就敢把你从这个家撵出去！”她果然被我吓唬住了，再也没敢提这个茬。

后来，还是我主动把箱子搬到地下室去的。这地下室大，纵深足有十来米长。我就把一面墙上贴了些靶纸，没事就到地下室来瞄瞄准，摆弄摆弄枪。总得有东西装那些枪呀子弹什么的吧，我就想起了我的老伙计，给它派上了用场。

那时候，一下子没仗可打了，心里空落落地憋得慌。每回摆弄一阵枪离开地下室之前，我都忍不住拍着我的老伙计说：“我真羡慕你呀，能成大搂着这些枪弹，闻着这股子铁腥气、火药味，你比我有福！”

箱子上的锁有点生锈了，费了半天劲才捅开。一打开箱盖子，一股浓浓的枪油味立刻冲了出来。我深深地吸了一口，嘿，真他妈的舒服！

枪几乎是泡在枪油里，这是没办法的办法，我不能常摆弄它们，又怕生锈，只好委屈着它们了。不懂枪的人都以为枪是靠枪油来养活的，以为只要有了枪油，枪就不会生锈，就不会犯毛病了。其实错了。枪这个东西呀，是得靠人气来养活的，你得常摆弄它。擦枪是为什么？你以为擦枪就是为了擦擦灰擦擦锈？不，是为了用手摆弄它。是为了通过皮肤、体温的接触用人气来滋养它。是为了通过手掌的摩挲来熟悉它，跟它交流，跟它建立感情哩。没用人气养活过的枪，再咋的也是个死家伙，怎么用都不顺手。一旦被人气养活出来了，枪就变成了活物，就有了灵性，有了情感，有了生命。到了这个时候你就尽管撒开用吧。你会发现它已经变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，是你的每一次呼吸，每一次心跳。你会发现它甚至比你身体的任何一部分都更加了解你。在你刚刚发现目标的时候，它就已经指住目标了；在你刚想把目标干掉的时候，它就已经击中目标了。

只有养活到这个地步，你才有资格说：“这把枪是属于老子的！”

我这些枪都是早年打仗的时候滴滴拉拉留在手里的。开始也没特意要攒下，有的枪是因为有了纪念意义，就想给自己留个念想，不舍得扔掉；还有的枪是实在太招人喜欢，看上一眼就再也舍不了手了。结果就这么一支一支地攒了下来，没承想竟攒下了十几支。后来上级几次要求

把个人手里的枪全部上交，我就是舍不得交。但一支不交又说不过去，谁都知道，我们这些老家伙哪个手里没有几支枪呢？思来想去，我只好忍痛拣出几支交上去了。

交枪那滋味可真不好受哇，像舍孩子剜肉似的，心里真叫疼。剩下这几支我是下决心说啥也不交了，我就去欺骗组织。我说没了，都上交了。

欺骗组织的滋味也不好受，特别是当着黄振中的面。

黄振中把我交上去的那几支枪扒拉来扒拉去地看了半天，好像自言自语似的说：“噢？就这么几支呀？”

这小子就喜欢迂回作战，很少正面出击。我没吭声，我得沉住，等他火力暴露了再决定怎么动作。

直到我都快沉不住了，他才假装不经意地突然问了我一句：“咦，你那支勃郎宁呢？就是袖珍的那个？那支枪不错，好像是在山东缴获的吧？你给我看过的。”

我心里这个气呀，又不好说啥，就照直说：“那枪早就送人了。”

黄振中显然不信，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我问：“不可能吧，我死乞白赖地跟在你屁股后面要了半天，你都没舍得撒手，能随便送人？”

我说：“真送人了，在我手里还没焐热乎就被人要走了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真的！”

“那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吧？我还以为你是想留下送给于恩华呢，就没好意思下力气跟你要。没想到你倒送给别人了。”黄振中做出愤愤不平的样子说：“我说老周，当时我可是明告诉你了，我跟肖萍正处在关键时刻，只要能把这支枪送给她，我就能保证打赢这场持久战，顺利抓获她这个俘虏。可你……”

见他露出了侧翼，我赶紧抓住战机以攻为守，故意讪笑他说：“得了，我还不知道你？我早就看出来，凭你那满脑袋瓜的沟沟道道，就是没这把枪，也照样能把肖萍骗到手。”

黄振中的眼里突然闪过一丝笑意，跟着就拖起了长腔：“不对吧，老周，那枪可是女同志用的呀。枪身才那么一丁点儿，男同志只能握住一个中指，不得劲呢。不对，你得给我讲老实话，到底把枪送给谁了？”又意味深长地笑着凑到我面前，压低声音说：“该不会是送给哪个女人了吧？”

反正已经被他包抄了，干脆就正面回击吧。我直视着他的眼睛，大声说：“老黄，还真叫你说着了，我是把枪送给了一个女人。怎么样？你这个当政治委员的还想管一管？”

说罢，我赶紧拔腿就走。我知道，再待下去我肯定得被黄振中圈弄进去。除了打仗，干别的我都斗不过他，那小子太鬼。我可不想让他把我

的底儿都套出来，他这人心思深得很，没准以后在哪儿等着我呢。

不过，我跟他说的这些话倒都是真的。

我是说，我的确是把那支袖珍勃郎宁送人了，而且的确是送给了一个女人。

3

箱子里有九支枪。严格地说是八支半，其中有支“汉阳造”的枪把子断了，只能算是半支了。

这支是“盒子炮”，也就是常说的那种二十响的驳壳枪，这家伙用起来最顺手，跟我的时间也最长。

这是支“王八盒子”，日本南部手枪，是从小鬼手里夺来的。

那支大威力“勃郎宁”和这把“左轮45”都是抗战后期我们军队手里最好的枪了，那时团以下干部根本捞不着用。

这支挺新的“马牌撸子”，是抗美援朝时缴获美军的，对了，跟它一起缴获的还有个大家伙“卡宾枪”……

我就喜欢叫这些枪的译名，叫惯了。就像管自己家的孩子叫小名似的，又亲近又顺口，能叫出一股子陈酿的老味儿，特别够劲儿。

我那几个小子小时候都跟着我这么叫，后来当兵了，知道一点屁事了就想逞强。有一次，老大南征竟敢显巴巴地跑来纠正我，说爸爸你别总“盒子炮”“盒子炮”的，跟个农民似的，一点都不正规。正规叫法应该是“毛——瑟——枪”。

我说，嘿，小子，你他妈的还敢来教训我？你老子玩枪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个腿肚子里转筋呢！给我上军事课？扯！还是我给你上吧。你给我听好了，这支“盒子炮”是毛瑟M1932式手枪，德国造，口径7.63毫米，全长299毫米，重量1330克，枪管长139毫米，装弹量20发，初射速度每秒440米。这种枪的特点是射程远，威力大，最大的优势是它的木制枪套可以当枪托用来抵肩连发射击。怎么样？够你小子背一气的了吧？告诉你儿子，你老子是农民出身不假，可你别忘了你老子摆弄了几十年的枪，别忘了你老子可是南京军事学院出来的！论别的你老子也许论不过你，论军事这套，你还得老老实实地跟我学！

老实说，我对枪真比对自己那几个孩子还熟悉。枪这东西和孩子不一样，枪是越摆弄越熟，越摆弄跟人越近便，枪不负人啊。孩子可就没准了，孩子这玩意儿你摆弄也不是，不摆弄也不是，弄不好哇，还越摆弄越生分呢。

前些天，三儿子和平突然回了趟家。我当时就挺纳闷，这小子从他妈去世后就没在家露过面，怎么突然想起孝敬我来了。还拿了不少东西，说其中一瓶洋酒就值几千块。其实，我根本就不待见那些洋玩意儿。如果他妈还在的话，我肯定早抬屁股上楼呆着去了。他妈现在不在了，我不好再冷着他，就在楼下客厅稍坐了一会儿。

这小子历来话少，这天却破天荒说了不少话。说他现在正在做一笔大买卖，说对方是有名的MG国际集团，还说这笔买卖对他很重要。

我一句也没听进去。我从来就不过问他的事。我们俩怎么说呢，用毛毛那丫头的话说，就是我们俩相互之间根本就不认识。

这话不过分。从小我就没管过他，甚至都没注意过他。一开始我是故意的，是要故意冷给他妈看。但到后来就变成习惯了，眼里、心里真就没有他了。我几乎不记得他小时候的模样，也不知道他是怎么长大的，只记得他有一个让人很不舒服的坏习惯：啃手指甲。

好像是在他七八岁的时候，有一天我去楼上办公室找文件。家里二楼那个办公室归我专用，其他人很少进去。我正埋头翻文件的时候，突然听见墙角里发出一种咔咔咔的声响。我还以为是闹耗子呢，抬头一看，却是这小子躲在墙角里，正专心致志地啃手指甲。他啃指甲的样子很奇怪，眼睛死死地盯住一个地方，表情凶巴巴的，活像一头边吃活物边想坏点子的小野兽。我一把把他的手从嘴里拽出来，看到那些光秃秃的指头被口水泡得怪模怪样的，个个指甲都只剩下了一小点儿，上面还全是些里出外进的牙印子。显然，他这个毛病不是一天两天，也不是一年两年了。

我懒得理他，就冲他妈去了。我说你这个妈是怎么当的？你怎么能让他养成这么个怪毛病？你看他咬手指甲那副熊样，哪像个男孩子？哪像我周汉的儿子？！

于恩华突然刀子似的刺了我一眼，我猛然发觉自己一不小心主动钻入人家的火力布防区了。我赶紧撤离阵地，但还是晚了。我听见于恩华在我身后狠狠地追了一句：“周汉，你还知道你有这么个儿子呀？！”

从那以后我就更不愿意管和平的事了，无论他做什么。

这些年，我只知道这小子在外面挣了不少的钱，至于他是怎么干的，钱是怎么挣的，我一概不闻不问，他也从来不讲。所以他这趟回家就显得格外反常。

他跟我讲他那些事的时候，我们俩谁也不看谁。他对着他吐出来的烟讲，我对着没打开的电视机听。他说他这笔大买卖已经谈得差不多了，就等MG国际集团的总裁定夺了。他说那个什么总裁有个特殊嗜好，喜欢收藏枪，而且对美国的“鲁格”系列手枪格外钟情，特别希望能得到一支

世界著名的“鲁格08”……

“行了！”我打断他的话头，我明白这小子回这趟家是什么目的了，我说：“你不用再往下说了。”

他显然早已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，决不想轻易退缩，干脆抬起头瞪着我：“你误会了，爸爸。”他说，“我不想白要你的‘鲁格08’。我买。”

我强压住直冲脑门子的火气，仔细地打量着和平那张少有表情的脸，心想：妈的，至少这小子还有一点儿像我，做事情喜欢单刀直入。

“你买？”我问道：“怎么买？”

“你出价，我照付。”他倒很干脆。

“你凭什么买呢？”

“钱。付人民币、美元都可以。”

“我是问你凭什么资格买？！”

他语调平静但语气很硬地说：“凭我是你的儿子，凭我现在需要！”

“放屁！”我“啪”的一声拍案而起，“你把买卖做到我家里来了，做到老子头上来了！你以为你有俩屁子儿就啥都能买了？你以为不管啥东西都是给钱就能卖的吗？！”

和平面无表情地看着我说：“我本来就没指望你能轻易卖给我，但是我不想放弃，我得尽力说服你。”

我说：“那好，你给我听着。这个家里的任何东西你都可以随便拿，但是，”我加重语气说，“就是不许惦记我那儿支枪！”说完我就扔下他上楼了。

我看到和平下意识地又把手伸到嘴边，若有所思地咬起了手指甲，眼里罩着一股子青白的冷气。

我知道，这个兔崽子决不会就此罢休的。

4

其实，我早就知道大儿子南征和二儿子东进都挺惦记我手里的这几支枪，但就是没想到小儿子和平也会在这上面动心思。

南征和东进惦记枪很正常，他哥俩儿这口瘾是我一手摆弄出来的。他俩都从五岁起就被我逼着每天早上跑步出操。六岁时我就把他们扔到攀登架上爬，我在底下看着，不爬到最顶上不许下来。七岁就让他们吊在单杠上悠荡，八岁开始摸枪。

有那么几年，家里那个地下室简直就是我们爷仨的天堂。我在那里教他们识别枪，教他们拆卸枪、擦枪，教他们怎样插枪、拔枪，教他们如

何瞄准、射击。这俩小子行，经摆弄。军事上那套东西一鼓捣就上道，就像前世有缘似的。

那时候，枪管得不像现在这么严，我那些枪就扔在地下室的铁皮箱里，从来不上锁。有时我不在家，这俩小子就让警卫员把门打开，自己在里面鼓捣。开始我没太在意，以为反正没子弹出不了事，让他们鼓捣去呗。结果没想到真就出了大事，差点弄出人命来。

那天我从外面回来，刚走到家门口就听见“叭”的一声脆响。我这耳朵是在战场上练出来的，对种这动静最敏感，一听就知道是枪声。我二话没说，循着声音就往地下室跑，一脚踹开门，只见南征脸色灰白，一动不动地斜靠在墙上，离他脑袋一尺远的墙上有一个新打上的枪眼。看那架势南征是吓蒙了，满脸惊恐直勾勾地瞪着东进，连眼珠都不会挪动了。东进在门边立着，半张着嘴巴呆呆地看着掉在地上的左轮手枪，浑身筛糠，牙齿磕得咯咯直响。

我冲上去，抡起巴掌就扇了他们一人一个大耳光子，然后一手一个拎出地下室，扔到院子当央。我朝他们吼叫：“哪来的子弹？！”

他们相互看了一眼，没吭声。

四周没东西，我手里正没着落呢，正巧炊事员提着一捆冻带鱼进院来了。我上去拽出一条，抡起来就往南征身上抽，边抽边喝问：“说，哪来的子弹？！”

“不知道！”

“我叫你不知道！”

“就是不知道！”

“你小子还跟我嘴硬？趴下，把上衣给我脱下来！”

东进突然冲着我大喊了一声：“子弹是我的！”

“你哪来的？”

“我……我不能告诉你，你打我吧。”说着三把两把扒掉上衣，光着脊梁趴下了。

我一时倒让这小子给魔住了。我这辈子最受不了的就是别人跟我叫劲，尤其是不能容忍儿子跟老子叫劲。只觉得火呼地一下就蹿上脑门子了，我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冲上前噼里啪啦地一顿猛抽。末了，气急败坏地把带鱼扔到南征面前，喝道：“你给我打，替我好好教训教训你弟弟。这条鱼不打断，不许给我住手！”

南征这小子倒没含糊，拎起来就抽。抽着抽着就带出了哭腔，嘴里一遍一遍地喊着：

“你差点把我打死！”

“知道不，你差点把我打死呀！”



直到把那条带鱼打断，东进竟从头到尾连吭都没吭一声。

后来于恩华告诉我，她从东进的后背上挑出了27根刺。“27根呀！后背上简直没一块囫囵皮肉了！”说着说着于恩华就凶巴巴地冲着我来劲了。

她说：“周汉，你可真舍得下死手呀！”

她说：“周汉，你咋不把他打死呢？！”

她说：“周汉，你干脆把我们娘几个一块堆儿打死算了！”

我终于忍无可忍了。

我说：“你给我闭上你那张臭嘴！”

我说：“老子今天要不下死手，兔崽子早晚有一天敢拿枪把全家都突突了！”

晚上，我下楼去看东进。东进正趴在床上绑弹弓子，他的后背显然不敢沾床。我偷偷瞥了一眼，见整个后背红瞎瞎的，分不清哪是伤，哪是涂的红药水，看着是挺疼人的。

我故意不去看他的后背，拿起弹弓子问：“自己做的？”

东进很紧张地看着我“嗯”了一声。前不久我因为他用弹弓打碎了人家玻璃刚刚揍了他一顿，撅断了他的弹弓，他大概以为这把又完蛋了。

我拉了拉弓子说：“皮子不错。”

东进得意地一龇牙：“那当然了，我用十个溜溜蛋换的牛皮筋呢！”

我瞪了他一眼：“你这两边皮子不一样长，还想打准？”我把皮筋重新绑了绑，照着窗外试了一弓子。只听“当”的一声，正射在远处的树干上。

“噢！打中喽！”东进嗖地一下从床上蹿起来嚷道，“爸还是比我厉害呀！”

我一皱眉头：“给我老实趴着！”

东进立刻收回笑脸，赶紧趴回床上。

我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，摆弄着弹弓子问：“说吧，子弹到底是从哪来的？”

东进的鼻子眼立刻就抽到一块了，吭哧了半天才说：“爸，我要是……要是告诉你，不就……白打断一条带鱼了吗？”

我说：“兔崽子，你要是不告诉我，就不怕我再打断一条带鱼？！”

东进愣了愣神儿，像是下了挺大决心似的说：“那就……再打断一条行不？”

我说：“嘿，你这个兔崽子怎么还自己找打呀？打得轻了是不是？”

“不是。”东进说：“你不是说男子汉遇到天大的事也得自己扛着吗？”

说着挺不放心地瞪着我：“爸，你得说话算话，只许再打一条，打完就不许再问子弹是从哪来的了，谁也不许玩赖。来，拉勾！”

我一时倒让他弄愣了，真不知道该拿他如何是好了。

就是从这天开始，我发现东进这小子是我的一块病。我俩好像干什么都拧，从来就没顺畅过，一直拧到现在。

也就是从这天开始，我把铁皮箱上了一把大铜锁。

5

把所有的枪都擦了一遍，这才觉出了累。真累！

真他妈的老到这个地步了吗？连枪都擦不动了？搁从前，别说是这几支枪，一个班的枪连说带玩一会儿工夫就全利索了。

这可倒好，整整擦了半天。

掂起“鲁格08”，忍不住试着做了一套动作：拔枪、举枪、瞄准、射击。再把枪在手上抡几圈，刷地一下插进枪套。手头子明显不像过去那么快，明显没有过去那么麻利了。过去，这套动作数我做得最漂亮了。不论在哪，只要我一抡枪，四周的眼睛准会刷地一下围上来，跟着我的手头子转。那个抬举！那个赞叹！那个羡慕！就这么一个动作，看起来挺简单的，可好多人就是做不来。黄振中就做不来。黄振中做不来又看着眼热，就跟我闹政治思想工作，说周汉，你怎么净耍个人英雄主义啊。我说老黄呀，你知道不？想要个人英雄主义也得有资格哩！有的人耍得，有的人你就是放开了让他耍他还耍不来呢！黄振中就卡巴卡巴眼，把他的政治思想工作噎回到腔子里去了。

难道现在我也做不来了？我还真就不信这个劲！

又试着抡了几下，枪居然脱手了。心头一紧，老脸呼地一下就红到了脖子根。我轻轻捡起枪，呆呆地愣了半天，心里头真不知是个啥滋味。我周汉摆弄了一辈子枪了，只当是枪不负人，莫不是枪也欺负我老了？

也许是昨天晚上没睡好觉的关系。我宁愿这么想。

连着好几天晚上都没睡好觉了。一闭上眼睛就炮火连天的，眼前跟拉洋片似的，全是过去打仗的那些景。

昨天晚上梦见这半截汉阳造了。

我跌跌撞撞地一路奔跑着，声嘶力竭地放声大喊：油娃子——！油——娃——子——！我趴在地上，边哭边拼命地扒土，扒得双手鲜血淋淋。渐渐地土下露出了油娃子的半张脸。油娃子的眼睛和嘴巴都大张着，脸上带着一种似惊似笑的怪异神情。我拼力把“汉阳造”从油娃子囊

得紧紧的手中抠出来，发现木头枪托已经砸断了，上面沾满了鲜血。我举着半支“汉阳造”，扑通一声跪在油娃子面前，撕心裂肺地失声痛哭：油娃子我对不住你，油娃子我对不住你呀！山头上突然响起了猛烈的枪炮声。“敌人冲上来了！”我大喊一声，一个机灵跳起来……

醒来时，我惊坐在床上，喉头发紧，全身大汗淋漓。

外面下雪了，风把雪粒子摔打在玻璃窗上，一阵紧似一阵地砸出一片烦躁。

再也没睡着。独自在黑暗中坐到天亮。就像有什么预感似的，我一直在想这些枪。

我想，好久没擦枪了，该把枪好好擦一擦了。

我想，是时候了，该给这些枪安排一个妥善的去处了。

小齐在外面喊吃饭，已经连喊了三遍了。他不敢直接下来叫我，怕把我催急眼了熊他。

我不理他，仔仔细细地把枪一支支地摆好，盖上箱盖，落上锁。瞅瞅一切都收拾停当了，这才站起身。

起身的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劲儿。这右半边身子怎么像被什么绊住了似的，说什么也拽不动了。还没待我细想，就听得“咕咚”一声，整个人摔在了地上。

眼前一黑，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第二章

1

周汉突发脑血栓摔倒在地下室的同一时刻，北方边境上正在行驶着的一辆吉普车中，边防团长周东进突然大喊了一声：

“停车！”

司机一惊，下意识地猛踩刹车。

吉普车嘶叫着骤然减速，车轮在雪地上打了几下滑后，突然失控拐向右侧，轮子一下陷进暄软的生雪里空转起来。

车陷住了。

司机不解地看了看周东进，他不明白路面上并没有出现任何紧急情况，团长为什么会突然喊停车。

周东进僵坐在车中，半天也没说出一句话。说实在的，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刚才，他突然感到胸口中轰然一响，心立刻像被魔住了似的一阵阵地发紧，一种不祥的预感紧紧地攫住了他，憋闷得他几乎喘不上气来。

茫然四顾，天地寂静，雪野无声。并没有任何异样。

这是一条寂寞的山路，山路上历来少有车马行人。平常的日子里还能看到几辆往山外拉木头的马爬犁“吁”“喔”着吆喝走过。现在正逢年根底下，又连续下了几天的大雪，路上就连一点人迹也寻不到了。满世界只剩了一种冷峻的颜色——白色。单一的白色霸道地在天地间盘桓肆虐，威逼得山石禁声，鸟兽绝迹，草木哀鸣。

这是通往黑山口哨所惟一的一条道路。黑山口哨所是周东进这个边